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九章集

(上册)

[古罗马] 普罗提诺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九章集

(上册)

[古罗马] 普罗提诺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章集：全2册 / (古罗马) 普罗提诺著；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161-9913-8

I. ①九… II. ①普…②石…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6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彪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53.75
插 页 2
字 数 743千字
定 价 169.00元(全2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年再版总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的。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时

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基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年5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总序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作“两希文明”。顾名思义，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留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的“两希文明时代”——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的时期。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

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巨变之下，人特别关心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外，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终于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

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和关注。此外，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关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和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年8月

导言（一）

普罗提诺 (Plotinus, 公元 204 — 270) 在他那个时代里就被称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①他是晚期希腊哲学中的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从各种不同角度看，人们都认为他堪称整个古代希腊哲学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辉煌代表。当代学者对普罗提诺更是推崇有加：

他是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天才，是晚期希腊思想史中唯一能达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水准的哲学家……^②

普罗提诺是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之间 700 年中最伟大的哲学家。^③

普罗提诺继承了希腊哲学的创造性的、积极的、肯定的那一方面传统，在许多方面得以深化与系统化，开创出这一传统的最后一个富于哲学思辨深度与广度的博大体系，为希腊思想史画上了圆满的、令人无憾的终止符。同时，他的思想中已经闪动着西方文化史中新的因素乃至现代的因素。

① 坡菲利 (Porphyry): 《普罗提诺生平及著作编定》(下简称“生平”), 见《九章集》(洛伊伯古典丛书)第 3 页。

② 阿姆斯庄 (A. H. Armstrong): 《剑桥晚期希腊与早期中世纪哲学史》,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第 195 页。

③ 格什·罗伊德 (G. Loyd) 编: 《剑桥普罗提诺导读》,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扉页。

普罗提诺身处西方文化两大类型（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汇、汇通、交替之际。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当时密切地相互影响、渗透。普罗提诺的著作在他去世 30 年后出版（公元 300 年左右）。不久，基督教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就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而得到确立。于是西方文化的另一种类型的千年繁荣——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取代希腊文化而全面进入历史前台。然而希腊型思想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基督教思想史；柏拉图主义无疑在这一影响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影响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实际上大都为经过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下的柏拉图理论体系。

一 普罗提诺生平与《九章集》编定

1. 普罗提诺生平

普罗提诺的生平主要通过他的弟子坡菲利 (Porphyry) 在编定出版其遗著时所撰写并同时发表的传记——《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简称《生平》）——而传于后世。《九章集》全集译出了这一传记。我们应当庆幸这篇传记记载了不少事情，使我们对于普罗提诺的人格、思想、生活原则等有对不少其他古代哲学家所没有的栩栩如生、印象深刻的了解。不过，从近代史家的角度看，这篇“传记”也有其不足，因为它很明显地留有坡菲利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取舍、详略的痕迹。最令史家不满者，可能是坡菲利甚至没有提供传主的起码信息：国籍、出生地、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实际上坡菲利对于普罗提诺 28 岁之前几乎没谈什么事。目前学者们大致推定普罗提诺可能是埃及人，但不知道他究竟是希腊化埃及人，还是定居埃及的希腊人。不过，可以肯定他的文化背景完全是希腊的。他对埃及文化几乎没什么真正的知识。据坡菲利记载，普罗提诺 28 岁时突然对哲学产生了很大兴趣（那么他 28 岁之前应当不在专门从事哲学工作——但也可能读过哲学），于是来到当时东西方文化

汇集的亚历山大里亚，遍访名师，攻读哲学。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云集各派哲学教师，普罗提诺一次次求教的结果却总是令他失望。后来经友人介绍，投入阿摩尼乌斯(Amonius)门下，方感到振奋不已：“这正是我要找的人。”结果一学就是十一年。^①

这十一年的学道生涯又是一个谜。阿摩尼乌斯究竟教了普罗提诺什么东西无法得知。阿摩尼乌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学生圈子也很小，学生们还相约不泄露老师的教义。据记载，这位神秘人物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背离了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一般哲学。他似乎想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张一切实在源于神；区分神、天界、灵魂等三层存在。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其学生包括普罗提诺、奥利金(不是基督教的奥利金——那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人)、厄莱尼乌斯(Erennius)和朗基努斯(Longinus)(朗基努斯是当时雅典柏拉图主义的领袖。普罗提诺的著名弟子如坡菲利、阿美利乌斯等人都曾从学于朗基努斯，并在后来从普罗提诺学习后还不断给这位先前的老师寄去普罗提诺的作品)。也许，阿摩尼乌斯所教的哲学有东方色彩，因为普罗提诺在从学十一年后日益感到有必要去波斯、印度进一步了解那些地方的思想。

公元243年，罗马皇帝革提安三世(Gordian III，公元238—244)组织东征，普罗提诺认为这是一个去东方亲身学习的机会，便去参加了。但这次东征很快流产：革提安被手下叛军杀死。普罗提诺自己也历经艰险才回到西方。他回来后并没有回亚历山大里亚，而是去了罗马。这时他已经40岁。从此之后，在罗马，他讲授哲学并在此度过了25年下半辈子的生涯。

普罗提诺哲学上的博大深沉，人格上的纯洁坚定，待人的热心真诚等，使他在那个独特的时代氛围中被“修道”的学生们视为具有常人所

^① 《生平》第三节。

没有的灵异力量。^①有一位也曾短期从学于阿摩尼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家，叫奥林庇乌斯 (Olympius)，出于妒忌和竞争的动机而攻击普罗提诺，甚至想用占星术魔法来诅咒他。普罗提诺感觉到了，告诉学生说自己的身体“抽紧”了。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力量的强大，魔咒最终伤不到他，却反弹到发咒者自己身上。坡菲利记述此事后说：“普罗提诺必定天生具有某些别人所没有的东西。”^②

普罗提诺本人对于魔法巫术的看法是：这些东西在低层面上确实有一定效果，因为宇宙在低层存在上有一种普遍的相互感应 (universal sympathy)。然而对于高层的、精神性的领域，它们就无效了，而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领域恰恰是精神性的领域。哲学家应当关注这样的领域。普罗提诺自己从来不去参加魔法巫术活动。他的学生阿美利乌斯热衷于参加各种星宿崇拜，有一次邀他同去，他的回答却是：“应该他们来见我，而不是我去见他们。”学生们被如此口气的回答震住了，虽不能理解老师的话的意思，但也不敢再问。^③

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真正的神圣者是值得敬畏的，但那并不是“星宿”，也不是外在礼仪、宇宙，更不是操纵星宿众灵为此世一己物利服务的心向。真正的神圣者是超越物质世界（包括天体界）的精神性本体，是哲学的、理性的内在探求能把握的太一、理智、灵魂。

普罗提诺 66 岁时身患重病，他说的最后的话是：“我已经等了 you 很长时间了。”“务必把我们里面的神带回到大全里面的神中！”^④

① 这方面有过许多讨论，如见道茨 (ER Dodds) 《希腊人与非理性》，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附录。

② 《生平》第十节。

③ 《生平》第十节。

④ 《生平》第 7 页。

2. 普罗提诺著作的编定

普罗提诺留传至今的著作是其学生坡菲利编定的《九章集》。这是一部9篇1组，共6组54篇的书。然而普罗提诺当初写作时大约从未想到会得出这么一本“结构完美”、“体系谨然”的严整哲学专著。

普罗提诺在罗马教授哲学的头十年里，没有写任何东西。十年后，年届五十，他才开始将对在课堂讨论中激起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辨写成一篇篇文章。这样的文字都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而非分门别类的教科书。普罗提诺对文字的态度也持怀疑态度。他似乎认为讲说、讨论更适用于哲学；文字则易引起误解。所以虽然他的讲课面向公众开放，他的文章反而限于在少数“入门”弟子之间传看。当然，普罗提诺的写作风格也容易引起误解或难解。由于眼疾，他书写极快，从不回看。他的思想大于语言，尤其是灵感充满时，短短词语中意义饱满丰盛。他在与人谈话时，也没有中断思考。所以一旦谈完，他可以立即回到写作中，从谈话时停下的地方往前写。^①

坡菲利等曾把普罗提诺的文字送给雅典当时的柏拉图学园派首领人物朗基努斯。朗基努斯对普罗提诺盛赞不已，认为他是真正的哲学家，同时抱怨送来的普罗提诺文字的抄本不好，有许多错误。坡菲利却回答，这些都是“正确的”抄本。问题出在普罗提诺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上。今日学者认为：普罗提诺的希腊语很有“个性”，但并非有意晦涩。对其理解上的困难主要不是由于作者的表达不清，而是由于他的思想之抽象。尽管普罗提诺有不少任意之处，其语言是合乎希腊语法规则的，绝不是什么神秘主义者的喃喃独白。应当把他的写作视为一种努力表达无法表达者的理智上的创新尝试。^② 普罗提诺从50岁起写作，到了60岁时，十年里共写下了21篇文章。这时，坡菲利投入他的门下，并将与他一起度

① 《生平》第29页。

② 参看阿姆斯特庄《剑桥晚期希腊与早期中世纪哲学史》第219—220页所引用的史维策(Schwyzler)看法。

过他的最后六年余生。坡菲利这时 30 岁，是一位勤于思考，也富有激情的哲学青年。他与普罗提诺的另一位重要学生阿美利乌斯一起催促老师写下自己的思想。结果普罗提诺加快了速度，在之后的六年中又写出了 24 篇。当普罗提诺 65 岁时，坡菲利由于陷入忧郁而考虑自杀，后来在听了普罗提诺的劝告后到西西里岛住一段时间散心。在那里他收到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写下并寄来的 9 篇文字。普罗提诺于公元 270 年病逝，去世前指定坡菲利为自己的文字编定出版。坡菲利于老师去世后三十年（公元 300 年前后）编定出版了老师遗著，并写了《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一文作为前言，阐发了自己的编定原则。

在这篇前言中，坡菲利一方面详尽列下了普罗提诺这几十篇文字的写作时间顺序，另一方面又说他不打算按时序出版它们。他仿照当时各派哲学“编辑”出版著作时流行的办法，按“主题门类”出版。这样，他就把普罗提诺的所有文字编成九篇一组的六组文字（“九章集” Enneads 一词的希腊字源义是 enneas，意即“九个一组”）。这六组文字的主题分别是：

第一组 伦理的（人事的）

第二组 物理的（自然界的）

第三组 物理的

第四组 灵魂

第五组 理智

第六组 太一

这样，从人事到天体，再从天体到神圣本体，最后到最高原理太一，这就排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的上升梯级（坡菲利还说：第 1 组到第 3 组构成第一部，属于非本体界；第 4 组到第 5 组构成第二部，是神圣本体中较低部分；第 6 组构成最后一部，是最高神圣本体）。^①

如果从当代的眼光看，这种“完美结构”有不少问题。它们虽然使

^① 《生平》第 73—85 页。

普罗提诺的几十篇文章有了某种秩序，而且，坡菲利打乱这些文字的时序也没什么大的伤害——因为普罗提诺开始写作时已经 50 岁，思想再没经历什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编排法并不是普罗提诺的本义。他的内心深处虽然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在写作时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化”。他心灵开放，欢迎讨论，总是重新从新的角度入手深思。坡菲利的这种“完成式”系统容易把普罗提诺写作中那种“进行时式”的、直觉的、天才的、出声思考的、辩驳与自我辩驳式的文体变成凝固的、教条化的教科书。再者，普罗提诺并没有一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写过“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之类的东西。他的每篇文章都涉及他体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人们不能当真只在第一组九章集中找其“伦理学说”，在第二组九章集中找其“物理学说”，等等。为了研究普罗提诺思想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九章集的几十篇文章都要看。最后，坡菲利为了凑齐他所珍爱的“六”、“九”、“五十四”等神圣数字，把普罗提诺的某些文章一篇切成两三篇，排成“关于……之一”，“关于……之二”。最大胆的是他把普罗提诺的一篇长文切成四篇，组装到不同组之中(38、58、55 及 29)。这显然令今日的研究者感到深为不安。

当代西方对普罗提诺的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九章集》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拉丁世界一般来说一直对其内容不甚熟悉。《九章集》的拉丁文译本是文艺复兴时的柏拉图主义者费齐诺(Marsilio Ficino)于 1492 年完成的，至今被学者们看重。德、法、英、意译本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都已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英译本中的麦卡纳(Mackenna)译本，据普遍的评价说，它的“英文比希腊原文还要美”，能够传达出普罗提诺的哲学魅力，然而不属于逐字严格翻译。此书现在在“企鹅古典系列”中有一个节缩本。另外就是哈佛大学“洛伊伯古典丛书”中的英译本，这是由英国著名普罗提诺学者阿姆斯庄(Armstrong)历时多年完成的(第一卷出版时间是 1966 年，第七卷出版时间是 1988 年)。该译本有希腊原文对照，公认属于严谨译本。另外，西方还有不少抽译本《九章集》，部

头不大，重点突出，便于查阅。

从研究上看，对普罗提诺《九章集》既有相当专门化的针对其中几篇甚至一篇文字的评注专著，如劳拉 (W. Laura) 的《普罗提诺与自由：对〈九章集〉68 的思考》(纽约，1990)，梅杰 (P.A. Meijer) 的《普罗提诺论至善或太一：〈九章集〉69》(阿姆斯特丹，1992)，佛里特 (B. Fleet) 的《普罗提诺〈九章集〉36：论非形体者的非被动性》(剑桥，1995)，阿金森 (M. Atkinson) 的《普罗提诺之〈九章集〉51：论三本体》(牛津，1983)；也有针对普罗提诺哲学当中的某个主题讨论的学术论文集。不少学者专攻一面而有成就，如布隆曼萨 (Blumenthal) 之于普罗提诺的“心理”学说，阿姆斯特庄之于普罗提诺与基督教关系，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家兼学者的研究者，以把握普罗提诺思想中仍然富于生命力的要素与体系为己任，写出了相当有深度、有时代感的专著，使普罗提诺的影响超出了狭窄的“晚期希腊哲学”的专业小圈子。如里士特 (Rist) 的《普罗提诺：通向实在之路》、哈德特 (Hadot) 的《普罗提诺，或纯一视界》以及施罗德 (Shroeder) 的《相与变相：普罗提诺哲学研究》。不少大学如英国利物浦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美国欧多明大学等都形成了有关研究中心与群体。国际会议与文集系列频频面世。1996 年在剑桥著名哲学家导读系列中还出版了《剑桥普罗提诺导读》(*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汇集十几位当代著名学者的论文，从各个领域对普罗提诺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

二 《九章集》的基本思想

《九章集》是几十篇论文的汇总，没有一个明白清晰、条理分明的“体系”。但是后人在阐发时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主题进行，否则会陷入一篇篇文章而不拔；而且普罗提诺的心中确实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他的写作用现代学者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以非体系的方式写出

的体系”。他处处、篇篇企图论证的，都是他的这一哲学体系。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此前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二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合并在一。这又是此前哲学家中罕见的一元论者。怎么翻译普罗提诺对“本体”的称谓，一直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译为“实体”，理由是普罗提诺自己的文章有“论三实体”(hypostasis)之说。但也有学者认为普罗提诺的文章标题都不是自己起的，而是学生起的。他自己极少在文章中用“hypostasis”去称“太一”。

而且，“实体”给人分立的、形体的意象，这又是普罗提诺所最反对的“本体”描述。所以，有的学者建议译为三种原理，即“太一原理”，“理智原理”，“灵魂原理”。这既可避免实物性暗示，又可指明这里讲的不是—般智性、灵魂，而是其本体、源泉。然而也有人会认为这么译过于“抽象化”，反映不出普罗提诺本体的生动、活泼的一面。本译文把它译为“本体”，也是一种选择。普罗提诺确实是把太一、理智和灵魂视为本体性的存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并不是指本体是多元的，这只是他的一元本体论的特别用法。

1. 太一

创化万物而又超越万物的一元原理便是“太一”。

“太一”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太一作为最终本体？首先，普罗提诺坚信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必须要有其“原因”。像自然哲学认为的那样由于元素（如“原子”）的偶然凑合就能产生林林总总的世界的观点，普罗提诺视其为荒谬，坚持反对。而且，原因必然“高于”结果，“先于”结果（当然，这些空间化的“高于”、“先于”概念都是非空间化的逻辑关系的比喻）。那么，万物之所以能如此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